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奥勃洛摩夫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奥勃洛摩夫

原著 冈察洛夫 [俄]

译编 程学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I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第一部

1

在彼得堡的一幢大房子里。伊里亚·伊里奇·奥勃洛摩夫躺在床上。早上八点来钟他就醒了。不过，他还是不想动，躺卧在床上打发时光，对他来说是习以为常了。

他有三十二三岁了，中等身材，面色既不红润，也不黝黑，而是一种躺卧过久形成的肤色。由于过多的躺卧，缺少运动以及室外的新鲜空气，他已开始发胖。尤其那漠然的、对世间一切事物都平静的目光，令人永远难忘。

他穿的晨衣是完全不讲究的。过了时的用波斯料子做的晨衣，颜色已退尽光泽，有几处还磨出了油光。他的拖鞋也别具风格，长长的、软软的、肥长地搁在桌前，不论他以何种姿势从床上起身，双脚落地时，总是恰好穿进这双拖鞋。

初醒来时，奥勃洛摩夫很想快点起床，洗脸，喝完早茶后好好处理前一天村长的来信，可在床上躺卧了半个小时，他没想出办法，倒是想到早茶可以按惯例在床上喝。

于是，他就这么喝过早茶，又躺卧下去了。

钟敲九点半了，他才大吃一惊，大喊仆人：“查哈尔！”

查哈尔像通常一样在炉炕上专心打瞌睡，听到主人的喊声，他慌忙从炉炕上跳下来走进房去。

查哈尔是老仆，上了年纪，头顶秃得像膝盖一般，络腮胡的亚麻色里搀着点点灰白色，对主人可以说是忠心耿耿。

查哈尔站在主人面前许久了，奥勃洛摩夫却仍在那床上沉思着。他只得咳嗽一声来提醒主人，可是奥勃洛摩夫却问他：“什么事？”

“不是您叫我了么？”

“我叫你了？”奥勃洛摩夫不解地问，“我干吗叫你的？我记不得了，你回去吧，让我想想。”

说完他伸伸懒腰，继续躺着想那封信，又过了片刻，他再次招呼查哈尔。

查哈尔进来后，见主人仍沉湎在思索里。斜睨了主人片刻，退了出去。

这回奥勃洛摩夫发问了：“你上哪里去？”

查哈尔抱怨道：“你不指派我，我干吗老站着呢？”

奥勃洛摩夫不悦了：“把昨天村长的来信给我找来，你把它放在哪儿去了？”

“什么信，我没见过。”

“你从信差手里接过来的，那么脏的信！”

“把它放哪儿，我怎么知道呢？”查哈尔一边说一边就轻拍着桌上的纸张和各种物体。

主仆俩从信开始拌嘴，互相埋怨。继而，奥勃洛摩夫又随意地对查哈尔进行指责，查哈尔趁机退了出去，而奥勃洛摩夫又一次陷入了思索之中。

钟敲十一点，奥勃洛摩夫发现自己还没起床。他又喝叫查哈尔准备洗脸水，仿佛下定决心起床了。可是查哈尔却给他拿进来一大堆催款的账单。这些帐单都等着他付钱。

奥勃洛摩夫叹着气，吩咐查哈尔：“放在桌子上，我马上就起来。”

奥勃洛摩夫呻吟着，在床上坐起来，可是查哈尔又给他报告了一个坏消息，房东家的管事打发看门的来，要他们搬家，房东需要这房子了。

奥勃洛摩夫道：“对他们说，我们搬就是。”

主仆俩又为搬房子的事拌嘴争吵起来，奥勃洛摩夫再次把起床的念头搁一边了。争吵了一通，查哈尔被他打发了出去，他歪躺在床上闷闷地想着心事。

时已近中午，前室里的门铃响了。

奥勃洛摩夫愕然地裹紧了晨衣：“哦，已经有人来了！而我还没起床，真丢人！可这么早，会是谁呢？”

进来的是伏耳柯夫，一位容光焕发、笑容满面的青年，他的打扮和穿着完美无疵地漂亮。

他用带着东方香水的手巾抹着脸，走近奥勃洛摩夫：“你好，奥勃洛摩夫！”

“别走近我，别走近我！”奥勃洛摩夫摆手道，“你才从冷地方来。”

“哦，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大少爷。”伏耳柯夫一边理解地说，一边在找可以放帽子和安顿自己入座的地方，但他四处看了个遍，终于决定仍旧站着，不要坐下去。

他俩寒暄着，由身体说到衣著，伏耳柯夫向奥勃洛摩夫炫耀着自己的燕尾服骑装，又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一些有趣的事。

伏耳柯夫津津有味地说着，奥勃洛摩夫却觉得这是多么无聊；整日里东奔西忙，难道不腻烦吗？

“腻烦！怎么会腻烦？这才有趣呢！”伏耳柯夫逍遥自在地道：“早晨看看书报，一个人必须知道一切新鲜事物。……夏天快来了，我要去密沙的领地住一个月换换空气，打打猎，和邻居举行田野舞会，在树林里散步、划船、采花……唷，我该走了……”

“稍等，”奥勃洛摩夫挽留地说，“我想同你商量点事。”

伏耳柯夫没心思听，终于，他还是走了。

奥勃洛摩夫重新躺在床上，他想：一天上十处地方，真是不幸。他庆幸着自己不要东奔西跑，没啥奢望，就躺在这里，保持着自己的恬静与人的尊严。

一阵新的门铃打断了他的思忖。第二位客人是奥勃洛摩夫原先的同事苏特宾斯基。他久经风霜的脸上有一对困倦而安详的眼睛，浮着一片沉思的微笑。

“别走近我，别走近我！您才从冷地方来。”奥勃洛摩夫虽然欢迎这位老同事，却仍然这么叫。

苏特宾斯基踌躇满志地诉说着自己的近况。

奥勃洛摩夫认为同事很走运，多少有点儿眼红。苏特宾斯基邀请他在婚礼上当男傧相，奥勃洛摩夫一口答应。他们又一一聊起其他同事，而当奥勃洛摩夫想请苏特宾斯基

帮忙出主意时，这位同事连连摆着手告辞了。

奥勃洛摩夫一边目送着他一边想：“他是陷在官场里了，直陷到耳朵边了。对其他的一切都不会再感兴趣，可是他会出人头地，慢慢变成幕后人物，取得高官厚爵的……这就是我们的所谓前程！可是把人糟蹋了，简直是浪费！”

想到自己从九点到午后三点，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可以在沙发上度日，他便觉得自己是那么幸运、平静和欣慰。

正在冥想，他没注意一位又瘦又黑的客人已站在自己床边。

“您好。”他招呼奥勃洛摩夫。

“您好，彭金，别走近我，你才从冷的地方来。”

“嘿！”彭金责备道，“你还是如此不可救药、无所用心，一个懒汉。”

“是的，无所用心！”奥勃洛摩夫抗议道，“您还说我不用心！您从哪儿来？”

“从书铺来，喂，您看到我的文章了吗？”

“没有。”

“我给您送来，您看一看。”

奥勃洛摩夫懒洋洋地询问他写什么内容的，彭金借此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关于商业，关于女性解放，关于新发明的灭火器，等等。

奥勃洛摩夫无精打采地敷衍着，彭金又问他，要不要读新诗，要不要读自己创作的小说，奥勃洛摩夫表示不要读诗，彭金的小说嘛，他点了点头。

奥勃洛摩夫和彭金道过再见，想到他夜里要写文章，而且不但今天要写，明天要写，后天还要写，像个轮子，像架机器那么写，他真为彭金难过：什么时候他才可以停下来休息呢？真是不幸。

屋里宁静了片刻，奥勃洛摩夫正用目光寻找着村长的信，门铃又响了。

进来的是亚力克西也夫，一位不声不响、拘谨而决不打搅主人的食客。

“噢，”奥勃洛摩夫同样欢迎他，“您好。从哪里来？别走近我，你才从冷的地方来！”

亚力克西也夫奉命来邀奥勃洛摩夫去朋友家吃午饭，然而奥勃洛摩夫却没有勇气出门，他明确表示，午饭可以在家里吃，亚力克西也夫同样可以留下来，这位食客也就不坚持了。

奥勃洛摩夫和他谈了两件倒霉事：一是房东催他搬，二是村长来了信。奥勃洛摩夫要拿信给亚力克西也夫看，可他又找不到信了。他又呼唤查哈尔。

查哈尔进屋来，木然瞅着主人，说根本找不到信。奥勃洛摩夫几乎生气了，结果却在他抖动棉被时，信从棉被折缝里落到了地上。

奥勃洛摩夫驱走了查哈尔，给亚力克西也夫念着村长的来信。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一阵子废话，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沉默地坐着。

奥勃洛摩夫把信团皱在手里，再次道：“但愿希托尔兹早一点来吧。他来信说就要来了，可鬼知道他又在哪儿流浪。他会帮我解决的。”

正在这时，前室里又响起了门铃。

来人在前室里粗暴地大声问：“在家吗？”

查哈尔更加粗暴地回答说：“这时候能上哪儿去？”

进屋来的人有四十来岁。他叫海·安得烈也奇·塔朗切也夫，是奥勃洛摩夫的同乡，和亚力克西也夫一样；也是一位食客。

塔朗切也夫的吵吵嚷嚷，和亚力克西也夫的默默寡言，都是奥勃洛摩夫目前需要的。前者可以给他带来一点哪怕是虚假的生气，而后者的百依百顺，则使奥勃洛摩夫并不讨厌。相反，当他需要讲讲话、发发议论、读读书时，他随时就会有一个对象。

但奥勃洛摩夫清楚，他们并不是他真正的朋友。

他唯一真正的朋友就是希托尔兹。这个人不给他安静，却使他喜欢和感到亲切。这是因为他们一起长大、读书和生活的缘故吧。

塔朗切也夫冲着奥勃洛摩夫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你好，老乡，怎么这时候还像木头似的躺着？”

“别走近我，”奥勃洛摩夫照样给他来一句，“你才从冷的地方来！”

“亏你想得出来，从冷的地方来！”塔朗切也夫嚷嚷着：“我把手伸给了你，你好歹拉一下啊！快十二点了，你还躺

着！”

他想把奥勃洛摩夫从床上拉起来。然而奥勃摩夫却打着哈欠说：“我正要起身了！”

塔朗切也夫驱喝着查哈尔给老爷穿衣服，查哈尔却根本不买他的账，两人斗了一回嘴，查哈尔给坐在椅子上的奥勃洛摩夫梳理着头发。

直到此时，塔朗切也夫才发现了坐在屋里的亚力克西也夫，他毫不客气地训斥了他一通。

塔朗切也夫在屋里四处转，一会儿向奥勃洛摩夫要上等雪茄抽；一会儿他又去厨房察看午饭吃了什么，最后又问奥勃洛摩夫买了巴西马台拉岛产的白葡萄酒没有？

“我不知道，你问查哈尔去，大概有吧。”

“是从前的，由德国人那里买来的吧？不，得向英国铺子买去。给我钱，我路过那里时带过来。”

奥勃洛摩夫从一只抽屉里摸索着取出一张十卢布钞票，说：“马台拉酒卖七卢布一瓶，这是十卢布。”

塔朗切也夫把钱抢过来，塞进口袋说：都给我，反正他们会找的！”

说完，他想抽身告辞。奥勃洛摩夫请他留下来，商量一下自己遇到的两件麻烦事儿，塔朗切也夫摘下帽子，又坐了下来，说：“你的事儿解决了，预备香槟吃午饭。”

“假若这指教值得预备，那预备就是了。”

“是这样，你明天就搬……”

“你这算什么主意？这我知道……”

“别插嘴！”塔朗切也夫大叫着，“明天搬到维堡区我的教亲家去……”

“搬到维堡区去！听说那里有狼出没。”

“偶尔有从岛上跑去的狼，这关你什么事？”

“那里很无聊，又荒凉，人也没有一个。”

“胡说！”塔朗切也夫大声说，“我的教亲就住在那儿。她的房子是自己的，有几片大菜园。她是寡妇，有两个孩子，可是名门闺秀。她只有一个哥哥同住。”

“这一切和我有何相干？”奥勃洛摩夫不耐烦地说道，“不去那儿。”

可塔朗切也夫非常欣赏自己出的这个主意，他固执地给奥勃洛摩夫计算着，搬去维堡区住，光房租就能省下五百卢布，而且他会被侍候得很好，会住得很干净……”

奥勃洛摩夫仍然不愿搬：“你这个家伙！突然间竟想出这等鬼主意来！你要想出不搬的办法才好。我在这里住八年了，不想搬……”

“你非搬不可！”塔朗切也夫以肯定的语气道，“现在我找教亲去，其余的事情过一天再论……”说着他就要走。

奥勃洛摩夫又央求他留下，要他听听村长的来信。末了，便说：“你说叫我怎么办呢？旱灾、歉收……”

当奥勃洛摩夫催塔朗切也夫给自己拿个办法时，塔朗切也夫却说：“午饭如果添黑啤酒，我才告诉你。”

“现在又要黑啤酒！好像少了你……”

“哦，那么再见吧！”塔朗切也夫戴上帽子威胁道。

“唉，我的天爷爷，村长信上说要‘少缴二千’，他却还要黑啤！好吧，买黑啤吧。”

“再给一些钱。”塔朗切也夫又伸出道，

“十卢布的找头不是还在你手上么？”

“那上维堡区的车费呢？”塔朗切也夫振振有词。

奥勃洛摩夫只得又递过一张卢布。

钱到手，塔朗切也夫便一针见血地说村长是个骗子！旱灾、收成不好和农民逃走，全是村长撒谎！村长那封信全是编造的……

奥勃洛摩夫将信将疑。见此情景，塔朗切也夫又说：“你自己到领地上去，非这样不可；在那边过上一个夏天。秋天就直接搬到新房子去。我在这里跑腿，把房子准备好。”

塔朗切也夫几句话就把奥勃洛摩夫的两件难事都解决了。

但奥勃洛摩夫听不进去，他希望不要马上采取行动，他盼望有个折衷的办法。塔朗切也夫一面责备他懒惰无所作为，一方面又出主意让他给领地的警察厅长写信，写得可怜些，不妨说自己要扶养十二个幼儿。奥勃洛摩夫想了一会儿，说邮差后天要去那儿，他求塔朗切也夫说：

“你干脆好事干到底，那我再添一条鱼或小鸡什么的吃午饭。”

“又是什么事情？”塔朗切也夫问。

“写信，胡乱写三封请人帮忙的信，费不了你多少时间吧……誊写嘛，亚力克西也夫会的……”

塔朗切也夫一口推辞：“哼！多好的想法！竟要我写信，我在衙门里都有三天不动笔了，一坐下我的左眼就出泪水……”

奥勃洛摩夫感慨道：“哦，但愿希托尔兹快回来吧，他会把一切都弄妥当的……”

塔朗切也夫一听他说这话就生气：“一个该死的德国人，一条狡猾的恶汉！……”他嫌恶地诅咒希托尔兹的一切，连希托尔兹的父亲都被他骂到了。

塔朗切也夫仍在固执地谩骂，奥勃洛摩夫只得将他打发走了。塔朗切也夫走到前室又退了回来，说要借奥勃洛摩夫的燕尾服，穿着去吃喜酒。

奥勃洛摩夫唤查哈尔拿燕尾服，查哈尔坚决拒绝，并且冷漠地说，五个月前塔朗切也夫借去的衬衫和背心还没还呢！当初说拿去赴命名日的，就此无影无踪，光那件衬衣，就值二十五卢布。

塔朗切也夫只得气咻咻地走了。

塔朗切也夫走了，屋子里足足安静了十几分钟。亚力克西也夫悄悄发问：“您怎么不写信？我来给你削一支笔。”

“削吧，可是得了，你随便上哪里去吧。”奥勃洛摩夫说，“我来干，饭后你给我抄就行。”

亚力克西也夫边走边嘀咕着什么，奥勃洛摩夫没有听清，他盘起了双腿，几乎躺在椅子上，陷入了微睡或者说是沉思之中。

2

奥勃洛摩夫出身于贵族，在彼得堡寸步不离地住了十二年。双亲还在世时，他只租两间房子，对于从乡下带出来的查哈尔也很满足，可自从父母去世，他就成了遥远的邻近亚湖一个省内领地上三百五十名农奴唯一的主人。

他的经济收入从五千跃升到七千乃至一万纸卢布，他租了一所大的房子，又添了一位厨师，养了一对马。

但到了三十开外，他的目光暗淡了下来，他在任何一方面都还不曾迈出一大步。在他的眼里，生活逐渐分成了两半，一半是辛苦以及无聊，另一半则是安宁和逍遥自在。

在乡村生活的二十多年中，他是在人们的宠爱里长大的。开始工作时，他想象机关里的官员也该是这样，谁知一切并不是那么回事。整天里埋头抄写公文，搜寻文件，做做记录，还得时时瞅着上司的眼色行事，他对此真的很不习惯。勉勉强强对付着干了两年，他终于出事了，把一件该发往阿斯特拉罕去的紧要公文，错发到了阿尔罕盖斯克。事情败露了，要追究责任者。

消息传开，奥勃洛摩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没等上司惩罚，就递上去一张病情证明，说自己患了心脏肥大左心室扩大症及肝脏慢性阵痛，如再加重，则将危及性命，就必须停止上班。

奥勃洛摩夫觉得这也不过是一时之计，病好了还得上